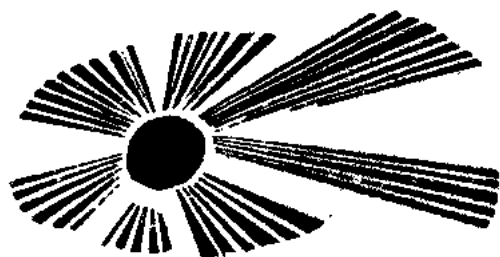


• 伞兵 • 轶事

孟昭生 著

SANBING
YESHR





• 伞兵 • 轶事

孟照生 著

· 伞 兵 · 铁 事

孟 隰 生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.5 字数: 140千字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册

ISBN 7—5378—0065—0/1.63

定价: 1.60元



孟 隰 生 近 影

孟隰生,男,汉族,山西汾西县人,一九五四年五月出生于山西隰县,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应征入伍,一九七九年八月调到解放军《后勤学术》编辑部做编辑工作至今。一九八一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,先后在《北京文学》、《解放军文艺》等刊物上发表了十几篇短篇小说;自一九七五年起,在《解放军报》、《解放军画报》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九百多幅摄影作品和十几篇摄影论文,与林庭松、曹文合著的《军事摄影》一书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,中国摄影函授学院教学委员会副主任。

0.57
21

目 录

细毛神老汉.....	(1)
“城隍庙”闹鬼.....	(13)
正月里.....	(24)
告别.....	(29)
连襟.....	(38)
偏心眼妈妈.....	(53)
不会种庄稼的庄稼人.....	(66)
我敢说.....	(79)
知面不知心.....	(89)
伪君子.....	(105)
因果制约.....	(113)
三片嘴媒婆.....	(127)
尖尖的教堂顶.....	(143)
“伞兵”轶事.....	(181)
后记.....	(198)

细毛神老汉

细毛神老汉并不姓细，可村上有相当数量的人不知道老汉到底姓啥。其中包括我们这些外路货——插队知青。

细毛神在村里的地位有两高。一是辈份高，还在炕上抠垫片时，就有人叫赤尻子爷爷了。二是成份高，上中农。老汉种得一手好庄稼，谋谋纳纳又会过光景，据说从前大家都很敬重他。有少数看不惯的人，也不敢在人前叫“细毛神”。前几年，被人踏了一只脚，威风扫了地，“细毛神”也就叫开了，真名“祁摇银”反倒没人叫了。

我们刚到村里那阵子，老汉虽然已经走了倒运，但作为一个有个性的人物，仍然是人们歇晌拍说的话题。在还没见到本人之前，就听到了很多关于他的传说。

腊月二十三，是当地一年一度约定俗成的卫生日。有一年的这一天，细毛神家照例进行大扫除。老汉掀起垫片，发现一小包不知啥时压下的西药片。

“你把这几片药吃了。”他对屋里的说。话里饱含着体贴。

“我头不疼，脑不热，平白无故吃药做甚哩？”

“可惜的，这是钱买的嘛，你不吃我吃。”说完，连开水也不就，象吃糖果似的把一小包不知名的药片干吞下

去了。老汉一下觉得身子骨轻了很多，踩上椅子从前到后扫荡着窑顶上一串一串的灰尘穗子，象小伙子一样毫不费力地移动着家什。他怀疑是不是吃了“仙丹”。吃过后晌饭，“仙丹”显灵了——老汉趴在炕上起不来了。浑身烧得象着了火，口里直说胡话。请来医生一诊断——服用兴奋剂过量，需立即送县医院抢救。这可苦了他屋里的。年关时节，谁家都忙得拉不开栓，上哪儿去寻人呢？他屋里的一边急匆匆地颠着，一边嘟嘟哝哝埋怨着：“细毛神货，人说的不听！是药三分毒哩。活该！活该！”口里说活该，可两只小脚还是以最快的速度东家门里入，西家门里出。求爷爷，告奶奶，总算求来了五个小伙子，连夜把老汉抬到了县医院。

正月初三，医院通知结账出院，老汉自己去了。挂号费、医药费、住院费、陪床费、伙食费，一共一百二十三块四毛五。老汉去年挣了三百一十二个工，分值四毛，劳动一年刚好够住十天院。

老两口一前一后地往回走着，一人一副眉眼。

“谁让把我送到城里来的？就是死了，出殡也花不了这么多钱。”老汉抱怨着。

“哎，保住命就够本，多活一年甚也有了。”他屋里的口里宽慰着，心里却在嘀咕：“难道你那条老命还不值一百多块钱，细毛神货！”

到马岭峪插队的第二年春天，我们住的那孔窑被另一件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占领了。队里在村西头细毛神院里拈对了一孔窑，我们只好很不情愿地搬了家。你想，和细毛神做邻居，该有多别扭！

细毛神一家一座院子，一排五孔北窑。东头三孔旧的是祖宗留下的，西头两孔是六三年新盖的。三面用砖砌了一人高的院墙，东西墙根依次垒着鸡窝、猪窝、蜂窝、兔娃窝。南面是一溜核桃树，街门楼上爬着两架葡萄。虽然没有大牲口，街门外头还倒扣着两口石槽。细端详，真还象个闹光景的人家。

细毛神老汉个不高，黑褐色皮肤，厚厚的嘴唇，一口排列整齐的牙齿，宾努式的脖子，腮帮子不停地磨擦着肩膀。脸表面光洁度很低——布满了又稠又深的麻子坑。要不是赶上旧社会，真担心他娶不上婆娘。听说歪脖子和麻子脸给他增添了不少麻烦。红卫兵小将批判他时，曾这样质问：“细毛神，你老实交代，脖子为什么老是向右歪？”问得老汉瞠目结舌。

大儿子十九岁那年，前村里他叔给孩子提媒。亲家是本公社张家洼的。老汉一查问，门份、人性都不赖。定亲那天，姑娘突然变了卦，说是嫌公爹脸上有麻子，过门后看着恶心，吃不下饭。这可使老汉犯了愁：麻子脸没碍我娶婆娘，反倒影响了我儿子找对象。他坐在圪台上，望着天上的星星，半夜半夜的寻思，终于想出了主意：和儿子分开过，不在一个锅里搅稀稠了，还嫌老子恶心吗？

细毛神老汉平日不多言语，却爱思谋。一般庄稼人，动弹上一天，晚上一挨枕头就哧呼拉锯地睡着了。他不行，春种秋收，养猪喂羊，总是盘算来盘算去。有时竟象用脑过度的知识分子似地彻夜失眠。刚闪过五十就开始谢顶，不到六十，天灵盖就光了。

接触多了，觉得老汉并不象有些人说的那 么 令人作

呕。

有一天天还不明，我被吵醒了，耳朵往窗子上一贴：新鲜！老两口吵起来了。

“贵昂昂的，买那做甚呢？用那钱称上七八斤盐，咱三口人吃半年。”老汉底火挺旺的。

“孩子大了，还能向你要几回钱呢？再穷吧，也不在乎这儿毛钱。”他屋里的显然处于守势。

“多少不说，要花在地地方上。老子一辈子不刷牙，口里也没长出屎来。他二叔能得天天刷两回，还不到五十就把嘴里那几颗牙圪搅光了。”

确实，老汉快六十的人了，还是两排好牙齿，一口能咬碎一颗厚皮核桃。

屋里的没有马上还击。停了一会，老汉又开口了。火气显然小了许多。

“哎，要在前几年，怎么也不驳孩子这个回。可今年一个工只一毛二，死受上一年苦，说不定还不够三口人的口粮款，吃盐，点油，穿衣裳呢？”

这场家庭纠纷，就以屋里的妥协而宣告结束。

晚上，月色很好。我们几个在街门口乘凉。

老汉吃完饭，碗一推，就靠在铺盖卷上“谋纳”去了。屋里的洗涮完，提了一块旧麻袋片，凑过来和我们拍说。她在我们这儿还算受欢迎的人，虽然舌头长些，但心眼不坏，也不象细毛神那么抠，经常给我们送点稀罕吃的。

不出所料，她把今早拌嘴的事，一五一十地抖搂出来了。想不到还多少与我们有点牵连。

“翠翠见你们用的牙膏好，是什么金的？”

“美加净”。我们几个同时纠正着。

“翠翠揪住我的衣襟，扭嘴变脸地要买。别看翠翠是个么姑娘，从来没敢向她那凶神爷要过半文钱，总是把我装在当间里，两头受气。那死老头在外头软得象豆腐，连三岁的小孩也敢糟毛他；回到家里硬得象磨石，钢铁都能吃动。真叫人深浅不得。

“话又说回来了，翠翠爸是个道地的庄稼人，不会偷，不会抢，不会诈，不会骗，就知道死受苦。你唾到他脸上，他擦了，也和你火不起来。前几年，红卫兵小将说他犯了‘资本主义’的错误，大会批，小会斗，游街串巷，比土改那会儿斗争地主还厉害，实在把人糟踏了个可怜。他在外面受了欺侮，回到家里出气，连畜牲也跟上倒霉。这脾气就是那几年把他惯坏的。现在一句话不对火色就吹胡子瞪眼睛。眼看就六十的人啦，还能活几天呢？我们娘俩知道他活得不畅快，也不跟他一般见识，晓得气汪在肚子里能憋出病来。哎……”

翠翠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撩起衣襟抹去脸上的泪，用干柴似的五指耙整理了一下披散下来的头发，又开了腔：

“批他孝子贤孙，咱不敢强辩，共产党不讲迷信嘛。说他是资本主义，我怎么也寻思不开。老汉为人叫真，过日子仔细，可也做过爽快事呀！转社那年，我们槽上拴着一匹四岁口的骡马驹，条杆子可好啦。南垣上来人，一口出下四百六十块钱，十石五斗麦。翠翠爸高低不卖。后来他一个人做主把马入了社，连股份也没算。为这事，我和他狠狠地吵了一架。要不是嫌孩子们遭后娘，我非跟他离

婚不可。现在队里那三头骡子、两匹马都是我们家那枣红马下的。没过几天，报纸上就登了那死老头一张傻嘿嘿的像片，王区长在大会上点了他的名。哎！人倒霉怕得多哩，前几年批斗时，硬说他献马是‘沽名钓鱼（誉），骗取领导信任，有野心’。钓鱼没钓鱼，咱这不识字、没见过世面的老婆子说不清白。‘有野心’这一条就是虚说的。老汉的心全拴在庄稼和日子光景上了，日头一压山，两扇杜梨木街门就吱吱扭扭关上了。天阴下雨连个门也不串，心一丁点也不野。”

听到这儿，我差一点笑出声……

打这儿以后，我们对细毛神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：既鄙视他那扭扭捏捏小里小气的小生产陋习，又可怜他“终年劳累何所有”的境况。老汉那不公平的遭遇真还唤起了我的恻隐之心。虽然对他来说还不如一碗冷水解渴。

有一天突然一个爆炸性新闻传遍了全村：细毛神打人啦！

出于好奇，我走访了当事者和目击者二十余人。终于弄清了“细毛神打人事件”的真相。

秋天到了，收获的季节到了。

马岭峪的核桃获得了有历史记载以来的最好年景。双连的，三叉的，一堆一疙瘩，把叶子都挤掉了。就怕压坏枝子，杏核那么大时，间了一次果，到底还是压断了一些枝。

熬过处暑，等到白露，核桃丰收了，大人小孩乐得合不上嘴。寻不下晒核桃的人，队长愁得睡不着觉。

晒核桃是件惹人的营生。你想，晒场在村子当中，见

一天来来往往百十号人，谁顺手拈两颗砸开吃了，不能算偷吧？碰上不自觉的，吃了不算，还给你揣上两兜走。管吧，明情惹人哩。省下核桃是队里的，惹下人却是自己的，何必呢？不管吧，人家说你拿公家的东西为人哩。再说队里一天出十二分就是为了雇个死人坯子？自己也觉得亏心。

队长毕竟是有韬略的人（曾在血洗山城的战役中担任“反到底”兵团的参谋长），他选中了细毛神。据心腹透露，所以这样安排，有两条理由：一是人尽其才，充分利用细毛神的倔劲；二是老汉乖顺，好咋唬，这是主要的。

不寻思，细毛神死活不干。

“晒不晒核桃，是对学大寨、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。”队长上纲了。

真灵，老汉一听是“态度问题”，再也不敢言语了。回到家里了，两条腿还打哆嗦。

细毛神怀着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厚的阶级感情，走马上任了。

日头刚刚晒到篮球框子上，老汉就开始一簸箕一簸箕地往外端，摊得又薄又匀，不停地翻腾着。太阳贴山了，老汉又一簸箕一簸箕地往回端。

人们见是细毛神看场，也就不自讨没趣了。一连三天平安无事。

第四天是星期天。老汉摊完核桃，坐在背阴里叭嗒叭嗒过起瘾来了。一抬头，见一只黑老鸹正在叼核桃，他扔下烟锅，鞋也没顾上穿就撵。

黑老鸹飞到场边的树上不动了，嘴里含着一颗核桃。

老汉顺手拾起一块石头扔去，它飞到另外一棵树上了。再一撵，它又飞到稍远一点的树上了。

黑老鹅象大人逗小孩似的捉弄着老汉：既不让你打着，也不飞远。

上坡下塆，过沟爬岭，老汉竟然奇迹般地把核桃从黑老鹅嘴里夺回来了。不过，代价很高——脚上划了半寸长的一道口子。

细毛神得胜回来，一下愣住了：“小霸王”操着半头砖正在砸核桃，嘴角里流着白沫，地下一堆壳壳。

老汉的脸色陡然变了。心想：“哼！老子费了半天劲，从黑老鹅嘴里夺回一颗，你小子一顿吃了一堆。要是才解放那几年，吓死你的鬼，敢！”老汉晓得如今惹不起人家，屁也没敢放一个，提上耙子翻核桃去了。

“小霸王”是队长家坟地里一棵独苗苗，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拿在手里怕捏死，惯得一点样儿也没有。他吃够了，用袖子擦了擦流油的嘴巴，寻起老汉的不是来了。

“细毛神，刚才到哪儿捣鬼去了？你以为队里的工分是白挣的？不老实！”“小霸王”用他爸教训五类分子的架式和腔调训斥着他该叫爷爷的老汉。

这一下，细毛神气得鳖翻了盖。

“啪！”“小霸王”白嫩的脸上现出五个指头印子。

吃屎也要挑粗头的队长，当然咽不下这口气。一个电话，当年的战友——大队治保主任就顺溜溜地来了，屁股后面还跟两个背枪的民兵。结果是：细毛神被绳子绑着送到蛇窝沟免费上学去了。

名曰“毛泽东思想学习班”，根本连“毛泽东思想”

的面也见不着。见天是刨石头，扣砖坯，筛沙子。后来才听说，那是公社赵副主任私人盖窑的料场。

三个月刑满释放。不，应该说届时毕业。细毛神夹着铺盖卷鬼也似的回到了村里。

本来就不多言语的细毛神变得更加古怪了。见了人，机械地点点头，用二刀子镢也从他嘴里剜不出一个字，不管你是评工分，还是论生产。

后来又兴起了打土围子割尾巴，细毛神房前屋后的果木树全部充公。连祖坟里一棵长了八百年的柏树也没能幸免。

从此，听说老汉得了心脏病，见天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吃了睡，睡了吃——严格地说，是吃了躺，躺了吃，根本睡不着。碗一搁，朝天靠在铺盖卷上，象地震监测员那样痴痴呆呆地瞅着窑顶上的砖缝缝。一口老瘾也断了，倒不是怕得癌症，是窑跟前那一小块烟叶地被队里收去长蒿了。屋里的见他憋得难受，就在地里捡了些小豆叶子、榛子条叶子，揉碎炒好，老汉还嫌呛人，不吸。屋里的背转他，嘴一撇：“叫化子还嫌饭不好，是你挑拣的时候吗？”

细毛神也不眼热那几个不值钱的工分了。反正有在新疆工作的女婿救济，眼下还饿不死。

一九七九年的春节在风雪呼拥下，来到了人间，来到了马岭峪。

细毛神再也没有从前那种彻夜守岁熬钱的兴致了。因为年月告诉他，钱是熬不来的，即使一辈子不睡觉也白搭。

初一的扁食刚捞到盘子里，就听见有人操街门。

“拜年的来啦。”他屋里的判断说。

“这几年早不兴了。”老汉不相信。

翠翠开了街门，进来一个胡子拉茬的生人。

“寻谁呢？”

“祁摇银。”

好久没听人叫真名了，老汉赶紧下了炕，趿拉着鞋往外走。一开门，和客人打了个照面，“哟……”

老汉一下惊呆了，担心这是做梦。二十年来，他不停地做着这样一个近似于幻想的梦：有人敲门，开开一看，哟！是王区长。于是就边喝酒吃菜，边你怎样、我怎样，这几年、那几年地拍说起来了。可是翻一下身，睁开眼睛一看，还是黑洞洞的窑顶，阴沉沉的天。

“哟，是王区长，这可是稀罕人，快、快上炕暖暖。”直到屋里的把客人敬让到炕头上，老汉才从惊疑中醒悟过来。他象受了委屈的小孩见了保护人一样，边说边抹泪珠。“……咳，自从你走了，活得就一天不如一天了，这会就是坐下来等死，可阎王爷也不给咱开个后门……”

“听说你得了‘心脏病’？”老区长半信半疑地问。

“没有脏，是心病。”屋里的代为回答。

细毛神点点头，默认了。

“你有麻缠病，我有特效药。告诉你，中央发了关于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，号召我们富起来……”

老汉张开嘴巴，竖起耳朵静静地听着。什么自主权呀，责任制呀，因地制宜呀，全面发展呀，简直入迷了。一支点着只吸了两口的海河烟夹在手上燃完了。要在平时，细毛神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这种浪费。

王区长果真是一位神医。一不需要吃药，二不需要打

针，一篮子话就把细毛神的病治了。初二老汉就可村地串门。象孩子们过年似的还特意穿了一双春服呢圆口鞋。

过了破五，在王区长的主持下，马岭峪进行了民主选举，原队长落选了。

开完会已经半夜。老汉吃了“开心顺气丸”，轻晃晃地回到家里，点着煤油灯，炉子上引着火，把王区长带来的那份厚礼——一小塑料袋花生米倒进了炒瓢。

“起来吧，咱也开开洋荤。”老汉把屋里的叫起来，又在我的窗子上敲了几下，邀请我去助兴。我没有作假。

细毛神端着炒好的花生米走至窑当中，被鞋绊了个趔趄。紧招架慢招架，花生米还是从盘子里撒出去几颗。老汉连忙点了一根麻杆，在坑坑洼洼的地上认真地搜索着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

“那几颗是你的命啦，细毛神货！”他屋里的大着胆子当面叫了一句。显然，她是善于掌握火候的。

“哎，看你说的，拾起来把皮搓了，还能吃，丢了怪可惜的。”

细毛神又从窑后头提来过年时招待王区长剩下的半锡壶“竹叶青”，撩起铺盖，坐在炕转角处，嚷嚷着要“干杯”。

其实，老汉是穷扎眼哩。人家喝酒是往肚里喝，他喝酒是往脸上喝。三钱大的一个小酒盅，还没敢倒满，就把眼圈喝红了，舌根润软了。积攒了十几年的话一下子全倒出来了，足足有三大车。

“……王区长说啦。”

“人家现在是公社书记。”屋里的又发出了一阵这过时的称呼。

“说惯了，一下改不过来。我看叫他王区长也不犯法。”老家伙挺顽固的。

“王区长说啦，现在咱村里的情形是狼多羊肉少——劳力多地少。你看嘛，才解放那会，全村一百零九口人，现在二百二，囫囵滚了一匝。地呢，不光没增加，修梯田、造平原还糟踏了十几亩。根据咱们村的实际情况，得有一部分狼到其它地方去吃肉。

“开会的当儿，我谋纳了一下，年前就听说吕梁林业局雇人拉砖，一块砖二厘。咱有现成的平车，再三二十块钱拾掇上一条老草驴，一天至少也挣他六七块。三个月就把副业款向队上交清了，秋后再配上骡子，说不准明年又是三四百……”

二月二双池古会，细毛神果真拽回来一条走道都来回晃悠的老草驴，干得一根火柴能点着。老汉又是灌鸡蛋，又是喂黑豆。精心整治了一个月，老畜牲就会嘶叫了，得意了还撒个欢儿。

细毛神吆喝起睡了多年的平车，擦擦油，打打气，拴上套，备好草料，紧张地进行着外出前的一切准备工作。他俨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无论见了谁，眉里、眼里、麻子窝里都溢满了笑。先前有人说老汉患有“先天性笑神经麻痹”，如今这个诊断被彻底推翻了。